

豫东抗战风云

■寒松

第五回 柳会农徐州遭欺骗 东方来仗义交朋友

柳会农让表兄宋来洋去接妻子，可转眼几天过去了，一点儿音信都没有。柳会农愁上眉梢，让人去打听，回来人告诉他，英子早被表兄接回来了，又派人找到蚌埠、阜阳、涡阳、蒙城，凡是宋来洋去过的地方都找遍了，仍然没有踪迹。家丑不可外扬，此事不了了之。

几年来，柳会农经营有方，加上精心管理以及各界朋友支持，生意蒸蒸日上，固定资产拥有上千万。1923年2月，吴佩孚的部队镇压了郑州，长辛店江岸铁路工人叛乱，柳光祖参与镇压活动有功，被晋升为少将旅长。消息传到鹿邑，一片欢欣鼓舞。自此，柳会农的政治资本更高了。杨会长退出了商会，鹿邑商会会长由柳会农接任。

柳会农当了商会会长，经常外出参加商贸会及贸易活动，开阔了眼界，开通了商业渠道。随着人们的需求变化，地方土杂变得无利可图，最紧俏的是前面带“洋”字的，如洋烟、洋火、洋油、洋布、洋车子、洋腻子。徐州是全国洋货贸易市场之一，柳会农在商丘开完会直接去了徐州。

徐州南关是洋货批发大市场。柳会农下了车，在这个市场逛了一下午。正准备找个客栈住下，一抬头，看见了沈老板。柳会农走向前施了一礼说：“沈老兄别来无恙？”

沈老板急忙还礼，定眼一看十分惊喜：“哎呀呀，会农老弟！为兄做梦也没有想到你能来到这里。”说着，上前拉住柳会农的手，“我还以为今生难于相见！今晚我找个地方为老弟接接风，好好聊聊。”拉着柳会农就走。

二人来到风月酒楼，迎面碰见一个人。这个人叫东方来，是东北人，在徐州的生意是数一数二的，是沈老板最敬重的朋友。沈老板向东方来介绍说：“这是小老弟，姓柳名会农，也是我的贵客，请东方老板屈身作陪，赏个面子。”

东方来说：“沈老板客气了，既然咱的小老弟到来，哪有不陪之礼呀！恭敬不如从命。”

三个人上了酒楼，开了个临窗的雅间，须臾，一桌丰盛的酒菜备齐，三个人推杯换盏，互谦、互让，酒喝到中间，沈老板说：“听说你的船被征用了？”

柳会农说：“船被征用了，然后给我十万大洋，算是扯平了。”

沈老板说：“小弟现在在哪里发财呀？”

柳会农说：“我在鹿邑开了个商场，这几年生意还可以。家父已升任少将旅长，政府非常敬重我，让我任职商会会长。前天在商丘开会，我从会上来的。想在这里组织些货源，还得二位仁兄帮忙。”

沈老板说：“你是进洋货还是土产？要是进洋货，东方老弟一个人就给你办妥了。”

柳会农说：“我这次重点是洋货。”

东方来说：“柳老弟，你列个清单，我三天把货给你备好，初次打交道，价格我给你大大的优惠。”东方来感到说走了嘴，但谁也没有在意。

东方来何许人也？他是日本人，叫井勇一郎，1891年出生于一个武术世家，父亲井勇山林，早年毕业于陆军教导团，最高军衔为

陆军中将。

1915年井勇一郎升入陆军中央幼年学校，1917年5月从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毕业。1917年6月，井勇一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上学，1918年3月毕业。

陆军士官学校是日本帝国主义培养将军的摇篮，是反动分子向往的地方。中国的大军阀孙传芳、唐继尧、阎锡山、张岚锋等都在这个学校学习过。

1918年6月，井勇一郎进入日本特工训练班，毕业后随着日本移民来到了中国。因为他是从东方来的，便化名东方来，为日军全面侵华提前潜伏的先遣力量。在中国的几年来，他专业研究中国国情，了解中国风俗民情，成了一个中国通。在徐州经商是他的掩护招牌，不惜一切代价发展他的帮凶、爪牙、走狗。

鹿邑县是豫东腹地，从战略上讲需要有个“代理商”，柳会农父亲又是国军少将旅长，一旦为自己所用，则是获取军事情报最好的来源。东方来心里打好了如意算盘，便站起身来说：“我看会农老弟也是实在人，既然看得起我，古人云：有来无往非礼也。我回敬小三杯。”

三个人喝到午夜时分才结束。沈老板慌忙去结账，管账先生告诉他说：“东方先生结过了。”

沈老板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东方老弟，今天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嘛！”

东方来说：“沈老兄说哪里话，咱俩是好朋友，今天柳老弟来了，第一次见面，我得给兄弟留个好印象吧，况且是你给我介绍的一个经商大户，以后我还指望小弟挣钱呢！”

沈老板笑了：“我说不过你，你是嫌老兄不如你，天晚了，你也别回去了，与咱柳弟都住这儿，家里也不方便。”

东方来说：“你俩是老朋友，几年不见，在一起好好聊聊吧，这里是风月酒楼，出门在外，好好风月风月，我就不凑趣了。明天吃过早饭，你与小弟到我那里，先说说生意，再带着小弟看看市场，以后柳弟只要到徐州，一切事情都归我了。”

沈老板同柳会农送走了东方来，要了两个单间和两个美丽的杭州姑娘，一夜风流晚景不言表。

第二天早晨，沈老板与柳会农刚吃完早点，东方来就使人来了。他们跟着来人到了东方来的商店。

东方来上前迎接，让二位坐下，倒茶拿烟，从抽屉里拿出库存货单和价格表，递给柳会农说：“柳老弟，你需要什么货，列个清单，价位上我给你优惠。你要的货我店里如果不全我想办法给你组织。”

柳会农看着货单列了三十六个品牌，累计货款二百六十万，清单列好后递给了东方来。东方来一看，知道柳会农生意做得不小，首次要货就二百六十万，在他这里还是第一次见。

东方来看罢，非常爽快地说：“柳老弟，咱兄弟俩多亏沈老板搭桥，第一次合作，必须给沈老板留个面子。这个算协议订单，从中给你优惠百分之二，少收小弟五万，你在这上面签个字，我给你准备货源。”

柳会农说：“我明天回去汇款，三天可以返回，款到发货，小弟最讲信誉，决不赊欠。如果我不能亲自来，见我手谕办理。”

东方来说：“一言为定，最好小弟亲自来，以防万一。如果小弟真正来不到，没有你

的手谕决不发货。”

中午，东方来少不了热情招待，不再多费笔墨。

单说柳会农回到鹿邑，到钱庄让朱支杈把款办齐，准备到徐州提货。

这时，柳怀税匆匆忙忙跑到柳会农面前说：“二叔，老爷爷病笃，让你赶快回家。你去商丘开个会为什么这么长时间？”

柳会农说：“我开完会去了徐州，订了一批货。你老爷爷得的什么病？”

柳怀税说：“郎中说是中风，突然得的，昏迷不醒三天了。”

柳会农说：“这样吧，我写封信，你带着几个人把货提回来。款已经办好了，你拿着我的信到徐州找东方来老板，把信交给他，押送着货回来就好。在外千万要小心，不要管家里事，有我呢。”

柳会农回到家，爷爷已经奄奄一息，柳会农在床前多次呼喊，老人家一直没有声息。

鹿邑县商会会长柳会农的爷爷去世了，各界人士都组织人员前去吊唁。临近村庄各乡镇官吏、代理商，抬着祭礼，排着长龙，从四面八方像潮水一样涌向柳河集……

柳会农在家整整忙了七天，才把爷爷的后事办完。惦记徐州的货是否能安全运回，赶紧回到鹿邑。十天过去了，柳怀税还没有回来。柳会农心急如焚，按时间，货应该早到了。小生意怕费，大生意怕赔，二百六十万不是小数，柳会农坐不住了！

柳会农到了徐州去找东方来。东方来正在与人下象棋，抬头看见柳会农来了，站起身来去迎接说：“会农弟来了，赶紧坐下休息休息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给你说的柳会农老弟，鹿邑商会会长。”转过脸来指着陪他下棋的这个人，对柳会农说：“会农弟，这位是徐州的地主，也是我在徐州的靠山，这几年没少为我保驾护航。”

柳会农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说：“是小弟打扰了二位兄长的雅兴，实感抱歉。我这次来是问一下，上次的货发走没有？”

东方来脸上突然出现惊讶的神色，说：“怎么？货还没有到家？七天前就发走了，早该到家了！”忙从文件夹里拿出柳会农的亲笔信递给柳会农说：“为兄按你的手谕办理的。”

柳会农看了，是自己的亲笔信，预感到事情麻烦了。问东方来：“持信的人长什么样？是用什么车拉的？”

东方来说：“持信人自称是你侄子，叫柳怀税。”他把柳怀税的长相描述了一遍，然后说：“车是徐州运输公司的三辆卡车，正好装完，我同他们四个人一起吃的饭，装完货就走了，我亲自在场，不会有错，连随货清单也给他们了。”

东方来看到柳会农满脸愁容，上去开导说：“经商、经商，有惊有伤，无论办什么事情都没有一帆风顺的。先不要着急，有洪老板在此，他不会袖手旁观的。”说罢抬头看了看洪胜义。

洪老板笑了笑说：“东方老弟呀，你是抬举我呢，还是醒醒我呀，你也不用激将我，我这个人有求必应，只要能办到的决不含糊。”

柳会农见洪老板乐意帮忙，非常感动，急忙上前施大礼，洪老板抬手拽住了，说：“兄弟不必如此，你与东方兄是朋友，我不敢不帮忙吗？这样吧，你给我三天时间打听打听。”

洪胜义祖籍陕南，祖父在徐州经商落户了，祖辈、父辈以做生意为名诈骗为生，到洪胜义这一代，他在徐州立了一个门面，以做生意为名，结交江湖朋友，贯穿千里的黑白两道。有了钱，为儿子洪白金买了一个小官，是徐州市缉私队队长，官不大，权力大，很实惠。

东方来一到徐州，就把他列为发展对象，这次也是东方来利用他，让他儿子的部下装成土匪，把柳会农的货劫持了。人情是东方来的，钱是洪胜义的。

柳会农在这三天了，吃住一直在东方来的客房里，天天喝酒打牌，东方来待他如同亲兄弟，照顾得无微不至。

洪胜义回来了，柳会农着急想知道货物的下落，赶忙上前施了一礼说：“洪老板辛苦！”

洪胜义说：“这件事办起来真不容易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前天我去找了那几个龟孙儿子，他们没干，后来碰见董疤，他说五六天前有一股散兵窜到徐州附近，化装成土匪劫了三辆卡车，不知车上装的什么东西。我打听到这股散兵的住处，冒险去找他们，见了他们的头头，他矢口否认。我告诉他是民货，有话好商量，他才承认货在他们手里，开始狮子大张口，说见面分一半，要一百万大洋。当家的是个连长，打仗失败了，差一点送了命，想解散回家，说要给兄弟们筹几个安家费。他们共有二十六个人，我说给每人二万，连长不答应，背地里我许给连长十万，总共六十多万，他同意了。我让他们必须保证人车安全。”

一听到这消息，柳会农感动得涕泪交加。

东方来一听，心中暗想：这老家伙胃口太大了！但嘴里却说：“还是洪老板出手不凡，什么时候放车放人呢？”

洪胜义说：“钱凑齐，我给他们送去，不放人还有啥话说？”

东方来说：“那就立马办。”

这时，柳会农显得有些为难，急得头上的汗水冒了出来，说：“既然货物找到了，等我回去把钱带来不晚吧？”

东方来说：“你回去带钱还来得及吗？”东方来让管账先生立马办六十万的银票交给洪胜义。洪胜义带着银票走了。

多年来，柳会农与东方来成了好朋友，有事无事，三两月柳会农就会到徐州看望东方来。

有一次，东方来到鹿邑看望柳会农，梁祖业县长还陪了他，殊不知他来鹿邑的目的是为了鹿邑的城防图。三年前的中秋节，柳会农带着柳怀税给东方来送月饼，临回时，东方来送给他两把美国造勃朗宁手枪，还配二十发子弹。两个人如获至宝。

自从卢沟桥事件以后，日军向中国大举进攻，全国人民逼蒋抗日，蒋介石被迫承认国共合作，全民动员，团结抗战，生意逐渐萧条，两个人断来了来往。

柳会农在床上回忆他刚才做的梦，觉得不是好征兆。来商丘被日军抓到宪兵队，碰到老朋友东方来。东方来到底是什么人，柳会农捉摸不透。他看着天花板，嘴里念着“东方来，东方来，他突然明白了，他从东方而来，肯定是日本人。他要我做汉奸吗？他对我是温水煮蛤蟆吗？我决不当汉奸、卖国贼！”欲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(节选自《豫东抗战风云》，未完待续)